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七十五回 大井巷仙人留古蹟 白雲山鬼吏訪名師

卻說從許真人救拔雌蛟，在城隍山下放出一線天光，並予水源容身，兼許他修道功成，自有光明發現。這原是修道人一句術語，不料造成民間一種很大的誤會。上回曾說杭州人就真人所開洞天，造成一口大井，備大眾飲料之處。後來大家傳說，這井是許真人鎮蛟之用，且有如見光明，許雌蛟出頭之語。因此民間互相告誡，傍晚時分，不得以燈光近井，防這雌蛟出來。這井至今存在，杭人就名其地為大井巷，就是不近燈光之說，至今也還嵌在大眾的心坎兒裡，故老相傳，先誠子女。一句誤會之言，竟流傳至二千餘年之久，這也可笑極了。那是後話，不必多說。就是許真人允許雌蛟三千年後得道成仙之說，也還未到時期。事實既未發現，作書人更難揣測，只好置之不論之列。

現在書中又要提到一人，即是前回說的王一之所傳的徒弟費長房。這人自從王一之死後，他已盡傳其技，加以刻苦用功，有的地方，頗有超出王一之之上。因此王一之既死，這治鬼之職，就歸他管理。但此事職位不高，且日近陰魂，陰氣過重。

又因督治厲鬼之故，不免多結鬼仇。王一之在世時，本來也不願任此煩惱而結怨之事。總因修仙無成，又闖下一場大禍，彼時但得保全首領，免入地獄，已屬意外之幸。更承鐵拐提拔，授以此職，怎能再有奢望？一直辦將下來，直至負罪殺身，統共不下百多年，方傳位於長房。長房年紀較輕，志量極高。既入道門，怎不希望做到天仙地位？而且鑒於師父任事這麼久遠，結果因偶爾大意，到頭來還是死於非命。可見這等事情，是沒有什麼意思的。當時因天命難違，勉強遵旨。同時他卻立志精進，不敢片刻偷閒，以期超昇天界。萬劫不磨，精誠所積，感應斯歸。湊巧文美真人路過其地，聞得有這樣虔修大道之人，當用劍光書簿召到弟子張果，叫他試察長房，可有成仙之福？

張果遵旨前來，半途之上遇到藍采和、何仙姑諸伴閒遊。三人相見，互問緣由，張果便邀他們同去，二仙也欣然允諾，大家駕雲而往。到了洛陽地界費長房住處，揀塊空地，一起按落雲頭，大家化作尋常道人，逕投長房家請見。長房正在專心學道，聞有同道求見，自然□分歡喜，當即整頓衣襟，迎接入室，施禮坐定。長房請教過了姓氏，三仙各自胡謔了姓名，說：「從嶺南來此。因聞先生道行淵深，統率天下鬼魂，真乃才智道德之士。所以不辭冒昧之嫌，登門拜謁。」原來長房雖居卑職，每每高傲自詡，生平最恨人家說他治鬼，以為有心侮辱於他，分明瞧他不够修仙學道的資格。因此他的朋友們知道他的脾氣，明明知他身為鬼師，卻不敢提起一個鬼字，正是避他厭恨之意。

不料今兒三位不速之客，開口第一句，就將他的履歷捧了出來。

長房一聞此言，不禁滿面緋紅，答又不是，辯又不得。人家初次登門，遠道見訪，情理上又不好得罪他們，只得支吾了幾句，趕緊把別的話搭訕開去。偏偏三人都是不懂世故，不會看人眉眼的笨人，越是長房厭恨，他們卻越要和他糾纏不休，盡拿治鬼之事和他討論，並問他治鬼的情形如何？平時所見，可有何等厲鬼？再說到他師王一之的事情，說一之怎樣糊塗，如何受罪。種種撩撥之談，大有類乎明知故犯，好似約好伴侶，專程來開他的玩笑一般。弄得長房實在忍受不住，既不能開罪遠客，只有用那取瑟而歌之法，假作心中有事，懶於對答的樣子。他們問了三四句，他才冷冷地回答一半句兒。巨耐三人兀自不大理會，講來講去，仍是不脫鬼魂二字。

長房心中估量這三位貴客，也不是什麼遠道而來，慕名見訪，一定是曾在何處和我有過什麼嫌隙。再不，也許是師父生前的仇人，現在他老人家業已仙去，只好拿我這個徒弟來頂缸，今天是特為報仇來的，也未可知。想他們來者不善，善者不來。既然志在報仇，我便萬分退讓，未見得就肯罷手。況他那時正在年少氣盛之際，也不肯隨便示弱於人。聽他們還是那番議論，因即向他們拱拱手兒，說道：「對不住三位得很，鄙人奉旨辦理鬼役，一則，繼續先師未了之事；二則，左右閒著無事，既有上命，樂得濫竽一下，橫豎為地方人民辦公，也不敢嫌甚麼官卑職小，至於鄙人心中，卻的確志不在此。可惜三位初次相見，交淺不便深言，也談不到那些細微曲折的內容。但是鄙人自信和三位既是初交，彼此似乎還沒有什麼關係可言。不料三位萍水之交，不談客套，不論交情，自從進門以至此刻，一味說的是一片鬼話。鄙人固不敢妄疑三位和一班厲鬼有甚麼來往，可也不信三位是奉了哪一方面的命令，前來調查鄙人職務的。鄙人生平好客，尤其歡迎同道之士。不料今天逢著三位道長種種議論，使我大失所望。究竟三位有何見教，因甚不談人事，只說鬼話，敢乞明白賜示。」說罷，板起面孔，一言不發。

三仙聽說，相對大笑，都道：「先生真乃天下負氣的奇士。若照今人的志趣，不為陽間官宦，就在陰曹地府，先當吏胥也是好的。不道先生膺此重任，竟還引為不滿。可見人生懷抱大小，志向高下，自有不同。但不知先生之志，以何者方為高尚，平生志在何種為業，可得聞乎？」長房先時抱著滿肚皮的謙恭，和放著一腔子的虛心，把三位迎了進來，總當遠方道者專忱見訪，必可叨領一點教誨。後來被三仙那麼一激，心中激出火來，哪裡還把他們放在心頭，因即冷然說道：「人各有志，志之不同，各如其面。萍水相交，兩無關係。我固不暇道問三位的來歷，三位卻要知我的志向如何，豈非多事？」

張果見他動了真氣，忙笑而道歉，說道：「向未謀面，竟不知先生對眼前職務如此勉強奉公，並非由衷之事。想先生志願，必有高於現在所任的事情□百倍者。某等既未前知，不期語氣唐突，敢乞恕罪。至才問先生之志，無非仰慕氣節，妄思結交之意。何意氣節如先生，道德如先生，獨以一言芥蒂，輒作盛怒之狀。似先生度量氣魄，當欠闊大。如此氣小量窄之人，恐怕只能辦陰差，充鬼職。神仙大道，卻非所宜。或者先生另有所志，畢竟有勝於神仙者乎？假定志在修仙，或與神仙等類之事，似乎非先生這等氣度所能學來。還望明察為幸。」

長房本欲冷淡他們，免得再來纏繞。不料一怒之餘，又被人家資為笑柄，竟其當面侮辱，此氣如何忍受得住？但見他面上忽而現出紅光，忽又露出青筋，滿臉孔不悅之情，完全流露出來。只是細味張果的話，卻又確有至理。因即轉念道：不管來人的人品如何，有甚話說，而我之為我，還該格外友善，格外虛心，方能提高自己的身份，方能見得修道人闊大宏偉的胸襟。一言不合，悻悻相問，真是猥鄙小丈夫之事，犯不著學他。如此一想，頓時消卻盛怒，反向張果拱拱手笑說：「三位辱臨，只此一言，賜益良多。鄙人敢不拜受。不敢相瞞，鄙人生來運蹇，自幼孤立，未得趨庭之訓。後從先師王一之學得符咒之法，也與大道無關。先師下世，鄙人原擬棄家遠遊，訪求名師。偏偏又奉命繼承師職。縱然行止無礙，而職責分心，未容專精玄理，以此耿耿於心，時引為憾。不意三位遠道蒞臨，不以正道相助，反就鄙人所隱恨者，刺刺不休，似諷似譏，在三位原屬無心之言，在鄙人卻引為莫大失望，不覺悻然之態現於辭色，實是故耳。」

三仙聽說，又相向點頭，說一聲孺子可教。六目互示，踴身離地，滿院中忽現五彩祥雲，冉冉升空。室中陣陣芬芳，為塵世所未聞，令人神志徹爽。長房大驚大駭，慌忙仰頭上望，則見三仙立在雲中，朝著下方呵呵而笑。長房忙不迭地跪在地下，磕頭大叫：「三位仙師，方才弟子有眼無珠，出言冒撞。還望仙師憐念弟子一片忧心，恕其罪過，俯賜收錄，刊在門牆，使弟子得以早脫苦海。弟子有生之年，皆感仙師大德。」張果聽了，在雲端把手一擺，命他起來，隨即說出自己的來歷。問他：「果有誠心，可於三日內到城西白雲山頂，有古廟一座，我三人皆在那裡，當有妙道相傳。限期到達，不得稍有遲早。」說畢，彩雲凝合，人影俱杳。

長房叩罷而起，回至內室。原來他的夫人早死。新近續弦的是一位大家閨秀，才貌雙全，伉儷極篤。他見丈夫進來，問他：「今日有甚人相訪？談到這個時候。」長房笑道：「好教夫人歡喜。我生平不信人間富貴，專喜求仙訪道。不料今天果有三位真仙，念我一片至忱，特來賜教，並命我後天到城西白雲山頂相見，面授至道……」夫人不等他說完，不覺啐了一口道：「官人真個發瘋了。誰不知道白雲山上最多虎豹之類，每年傷人無數。你雖然小有道法，只能對付人類。若遇不懂靈性的野獸，還恐無濟於

事。何苦為這渺茫的事，冒這種危險。」長房搖頭道：「我有縮地法，一下子到了山頭，縱有猛獸，未必趕得上。再說，一個修道人，如此東也怕死，西也畏禍，倒真個還是一心一意，過這凡間的生活好得多了，何必修甚麼道呢？」夫人再三勸諫，長房執意不允，又想：「仙人有語，不在家中說，偏要到這危險地方去，多半是試察我的誠心與否。我若用這縮地之法，一跨就到，便和在家無異，反令仙人笑我班門弄斧，貪懶取巧。這便不顯得我的誠心了。」

於是瞞了夫人，悄悄預備了些乾糧。次日一早，就偷偷地出了家門，向白雲山進發。他夫人只防他後日前去，卻料不到他轉了這個念頭，提早出發，以致不及阻攔，只得提心吊膽地等著他回來。長房雖近在本地，向來也因山中多惡獸，總不曾上去，所以路徑很生，問了幾處地方，才被他走到山腳下。正是這天晚上，瞧那山勢，非常峻峭。雖然有一條小徑，也是狹窄異常。不曾走慣山路的人，剛剛上得山坡，已經氣促汗流，筋疲力盡，兀自不敢休息。趁月光鼓足了勇氣，仍舊拼命地越程而上。

如此又挨了有里把光景，兩腳已經發軟，身子實在支持不了，而且月色忽暗忽明，明時還可辨路，到了雲深天黑，便連路徑也看不清楚了。長房到此地步，自覺斷難再進，只得揀塊石墩，坐以待明。一夜之間，也曾聽得山谷虎嘯，也曾眼見山鬼橫行。鬼是怕見長房的，自然不能為害。至於虎狼之類，卻非他所能制。好在他有縮地之法，預備猛獸來襲，可用此法避它。話雖如此，恰喜等到天光，也不曾試用一次。可是他的魂膽，卻也嚇得幾乎跑出腔子外面去了。更有一事使他奇怪的，原來他這縮地之法，至此全無用處。那是次日的事，他因跑得太辛苦了，不免起了些苟且之心，想道：「如今快到山頂，就悄悄地借用法力，不見得定是輕慢仙師。」於是用起法來。本來跨一步兒，抵得千萬步的。他因膽小怕責，還把法力收小，只算一步當得□步。

哪知一面縮短，同時這山路好似又會伸長一般。明明見得眼前什麼東西作為一種目標，算來一步可以跨到的。豈知到了目標所在，開眼一瞧，相距還在八九步之外。照算起來，他這一步，仍然只是一步的功效。長房不禁大為驚怖。自思先師傳授此法，從來沒有不驗。因甚今日有此變象？這必又是三位仙師的幻術，故意如此作難。連同昨日晚上所見種種可怕可駭的東西，全是他們試我是否有此膽量。我若略一畏縮，遇險即退，又或一出家門即用縮地法兒，真個被三位仙師看得我毫無誠心了。如今幸而難關將過，山頂在望，趕緊爬了上去，多分仙師們不能說我怎樣不是，也不怕他們不傳大道了。於是看了看天色，吃了些點心，料到掙扎一回，便可登峰造極，心中也便定了一大半。

坐了一會兒，起身再走。看看山峰在望，兼可看得見山頂之上的一座破舊廟宇，諒仙師們必在這裡。心中一喜，立刻精神大振，也不管鞋穿趾破，也不覺力疲筋酸，好容易攀上山巔，立定腳跟，抬頭一望，不覺叫苦。不知長房已抵山峰，為何又有困難，卻看下回分解。